

現代心理學派別

R. S. WOODWORTH 著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光華大學教育系主任

謝循初譯

國立編譯館

原序

在思想猛進的現代——無疑的是世界史上屢見的『光明』時代之一，也許便是最光明的時代——科學的進展和普及實負重大的使命。這個時代的新光，一部份顯然是由物理科學、生物科學及醫學放射的，但也有一部份是由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供給的。關於人類行為，黑暗沈沈，新光所能燭照者特多。智能和動機的研究，遺傳和環境的研究，已把一向爭論不休的意見澄清了不少。但，這只是心理學上的熹微的晨光。此外，心理分析，行為主義，及其它心理學派——其中有未為一般人所知曉者——放射了種種閃爍的電光。這些激進學派所放射的光輝，現在雖然尚未穩定，但在黑暗中已啓示一些光明了。

論到各派別的價值，時機尚未成熟。倘若你需要最後的定論，你勢必要等待數十年。但，倘若你願意參與現代思潮的運動，追隨現代思潮的前進，各派的言論都值得你洗耳恭聽。

本書的目標，在以客觀的態度，敘述現代各派心理學的見解。作者雖然於敘述時不免參以私見批評一兩句，但決不想以任何有系統的方式陳述自己的主張。他也不想盡量批評各派，尤不想相護任何一派，以影響讀者的思路。他的目的只在以公平的態度，略述各派主要的理論，使讀者得能提綱挈領，不致墮入

五里雲霧之中。

本書是作者多年講授『現代心理學』一課的結果。許多同學和同事曾給予作者以種種有益的批評，作者於此特別提出，聊表謝意。

吳偉士序於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目錄

第一章 現代心理學爭論的背景

近代心理學的發軔——十九世紀的新心理學——二十世紀的新心理學

第二章 內省心理學與寫實派

內省心理學的例證——主觀觀察與客觀觀察無根本上的不同——內省法的進展——

內省的思想歷程——內省心理學的寫實派

第三章 行為派

華村的行為主義——行為主義誕生前心理學的定義傾向客觀的趨勢——桑戴克與動

物心理學的發達——行為主義採革命手段而不取演化途徑的原由——俄國的客觀主

義及交替反射——華村的行為主義之進展——華村對於情緒及本能的見解——其他

主要的行為主義者——行為與腦——佛阮斯與納西理的研究——行為主義的含義

第四章 完形派

三九

一五

九一

現代心理學派別

第一章 現代心理學爭論的背景

本書所謂現代，是指二十世紀以來而言的。自二十世紀以來，心理學異常發達。心理學者的數目和心理學專題研究的數量，都比以往增加了十倍。心理學和生物科學及社會科學比以往格外接近，和教育、醫學、法律、商業、工業等應用科學比以往格外密切。但我的目的却不在介紹現代心理學的智識，也不在敘述現代心理學者在實驗室內所從事研究的工作。我不打算報告已求得的結果，也不預備說明已解決的問題。我的目的乃在提出未解決的爭論未休的基本問題，說明心理學是否走入正軌的疑問，指示心理學家新開的途徑。

最近三十年，心理學上的新運動猶如雨後春筍，結果產生了許多派別，這些派別對於心理學應該研究什麼及用什麼方法研究的意見，各執一詞，互不相讓。這與哲學上的學派很相彷彿，但在其他自然科學上却鮮不易見。現代心理學所以得有這種奇特現象，或者是由於幼稚，脫離哲學較晚，也可以說即是可能

性極大前途未可限量的表現。至於各派的得失，不到發展至相當程度時，很難斷定。各派都有耐人尋味的見解。它們都是新近產生的，都尚未露出短命的預兆。

在分別說明各派心理學之前，我們可以略述現代以前的心理學。各派心理學最初都是因反抗舊學術而起的，要不注意其歷史背景，便難以明瞭其原委。現代各派心理學都是反抗一九〇〇年的傳統思想的，所以我們應該知道一九〇〇年的傳統心理學是什麼。要知道這一層，我們又必須記牢此時的傳統心理學曾有一時是新的，革命的。任何學派，不管它最初如何激烈，倘若有相當的成功，終久必變為傳統思想，受又一新的學派攻擊。其實，現代的行為派及心理分析派已遭他派攻擊而被視為『傳統』了。一九〇〇年的心理學也是同樣地始而攻擊更舊的思想繼即被認為陳腐而為時代所遺棄的。當十七世紀近代科學發軔的時候，笛卡兒 (Descartes) 霍布士 (Hobbes) 之流反抗當時的傳統心理學，即開所謂近代心理學之端。

近代以前心理學的性質，非數語所能公平確定，研究心理學史的人告訴我們，過去的心理學含有不少近代色彩的思想。從柏拉圖 (Plato) 和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的時代起到現代止，新發現的頗有價值的見解，不一而足。但近代以前的心理學，在近代心理學者的眼光中，過於煩瑣，不能分析的『心機』(Ego

ntices) 太多，與物質環境的關係太少。感覺，想像，記憶，思想，慾望，以及身體運動，好像都是不同類的活動，與物質變化又迥不相同。

近代心理學的發軔

雖然我們現今仍稱心理學爲一門幼稚科學，但我們卻不可設想精神科學追隨物質科學企圖平等發展的嘗試是自現代始。當天文學者和物理學者正在努力從事於近代初期科學運動時，心理學者便參與了。在十七世紀初葉，加里略（Galileo）和別人用動與惰性說明一切物理變化，以改革舊的物理學；哈維（Harvey）發明血液循環，別開根據物理說明生理的生面。笛卡兒追隨這般自然科學者之後，試用物理說明動物及人類的行爲。笛卡兒認行爲是以我們現在所謂反射動作爲根據的；他所謂反射動作，即某種流質沿神經從感官到大腦從大腦復到肌肉的流動。激動感官的「力」或「動」在身體內部引起一種物理的變化，產生肌肉的運動。至於靈魂，是寄居於大腦裏，有時介乎神經中出人二動之間。但動物沒有靈魂，動物的行爲純粹是物理的變動。人類的靈魂具有思想的能力，是非物理的。霍布士的思想較此更進一步，他認爲心理的和生理的變化都能解作物理的變動。激動感官的外來的動，傳達神經，大腦，及心臟，成爲

內在的動；內在的動，一旦發作，便依隨性而保存，成爲記憶與觀念。霍布士把一切心理歷程都解作動，與物理歷程沒有區別。他如此反抗『心機心理學』，確是非常激烈，但語焉不詳，只舉綱領，其詳情節目的規定，有待於十八世紀的英國聯合心理學者的努力。

聯合心理學者，爲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葉急進派的心理學者；他們所努力從事的工作，是將一切心理歷程簡化爲聯合作用。他們拋棄了霍布士認記憶由於惰性的說數，而以『觀念』的聯合說明記憶。當兩種觀念曾在一人的經驗中聯合之後，一種觀念由外來的刺激激動，他種觀念必因聯合作用而繼起。聯合心理學者認爲幻想中思想的連續顯然是由於思想間在以往彼此聯合的原故。他們更進一步，說明物的視見，因在經驗中與物的接觸相聯合，遂變爲物在的符號；物的面積及距離的符號也是這樣獲得的。他們也說明種種怕懼厭惡是由於在兒童時代原來引起怕懼厭惡的東西與原來不能引起怕懼厭惡的人物相聯合的原故。依同理，他們認爲思考，發明，信仰，以及動作，都是聯合作用。他們研究聯合定律，以期求得一種說明一切的普遍定律，他們發現聯合作用視經驗的次數，新近，及鮮明如何而有強弱的區別。他們對於聯合作用之物理的性質，見解有些參差；對於聯合定律在道德上，經濟上，社會科學上的應用，盡量擴大。當時反對他們的學術全部或局部的人，雖然不一而足，但他們的勢力却日見其膨脹，最後竟執了十九

世紀初葉的心理學的牛耳。

十九世紀的新心理學

當十九世紀初葉有兩門新興科學對於心理學發生了一種直接的影響，正如加里略時代的物理學對於心理學發生一種直接的影響一樣。第一，化學的驚人的成效，使心理學者企圖建設『心理化學』(mental chemistry)，以分析心理的化合物爲心理的原素爲目標。有些聯合心理學者應用心理化學的觀念，說明例如棕色，硬軟，乾溼，樂聲，以及所謂橘味（大半是酸覺）等等感覺，爲何好像單純而實際上係由複雜的刺激所引起——正如水好像單純而實際上爲養氣及輕氣化合而成之化合物。聯合一詞的意義，因此擴大，包括一切的集合，雖然我們必須承認如此擴大便使聯合一詞在說明上的價值犧牲了不少。但不論如何，效法化學分析複雜爲單純的分析心理學，在當時確已樹立穩固的基礎了。

第二，生理學的影響比化學的更大，因爲心理學在問題上方法上與生理學格外接近。當十九世紀初葉，生理學開始應用實驗法而奏功效，心理學追隨其後。由生理實驗室產生心理實驗室，雖然第一個正式心理實驗室遲至一八七九年由馮德 (Wundt) 在萊百什奚 (Leipzig) 大學創設的。自一八七九年以

後。心理實驗室日見其多；一九〇〇年的『新心理學』便是實驗心理學。它與以前心理學的不同點，不在理論，乃在方法及科學標準。以前心理學都取證於不完全可靠的記憶及日常經驗，而新心理學却認定心理學的材料必用實驗的觀察搜集。於是感覺上及肌肉運動上的實驗報告，千篇累牘，繼之記憶上及學習上的實驗也設計嘗試，大家都懷着心理學上一切問題總有一時皆能用實驗法研究的奢望。

一九〇〇年心理學的範圍不限於此，倘若我們忽略當時另外兩種新興科學的影響，我們便不能窺見十九世紀心理學的全豹。普通生物學，尤其是演化論，自一八六〇年以後，引起許多問題，非舊式心理學所能見到，也非生理學、化學、物理學所能見到。演化論提出發展問題，變異問題。遺傳與環境影響個人的及民族的心理健康，兒童心理學，動物心理學，個人間及民族間的差別，以及其他類似的題目，都因達爾文 (Darwin) 和高爾頓 (Galton) 的影響，開始表現於十九世紀末葉的心理學作品中。於是心理學和動物學及人類學結下了親近的因緣。度量個人的測驗最初是應這種種問題而產生的，現在已合實驗法而成爲心理學之重要方法了。

其次須要注意的影響即爲精神病學的影響。精神病學在十九世紀的歷史很值得詳細研究。但我們只需知道十九世紀瘋狂及低能的治療，是由極不科學的狀態進展至成績可觀的狀態。科學的精神病學，

始而只是變態行爲的分類的研究，繼而成爲變態人們的生活史的研究。在十九世紀，自初葉至末葉，精神病學者始終分爲心靈派和肉體派，心靈派專在心理方面探求變態的原因，肉體派專在腦部生理方面尋找變態的由來。腦的錯亂，在有些變態行爲上的確證實無誤，但在別種變態行爲上，却難求得實據。肉體派遇着不能求得實據時，便假定變態原由發生於難以摸觸處。概言之，肉體派是操勝利的一派，對於當時的心理學產生極重大的影響。

以上種種外來的影響，引起新的問題，產生新的方法，使心理學漸漸與哲學離異，與自然科學接近。但與哲學的離異，却不能如快刀斬亂麻。我們必須記平二千年來的心理學都是哲學家寫的，十九世紀的心理學都是哲學家講授的。我第一次學心理學時，約當一八九〇年，心理學與哲學差不多完全混在一起。我的教師是一位哲學家，他把心理學當作哲學的一部份講授。當時的大心理學家，如馮德、詹姆士（James），都是哲學家。詹姆士在寫成心理學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之後，將其興趣轉移於哲學，成爲現代實驗派哲學的大師。就是在他的心理學原理裏，也有許多話，就現在看起來，是屬於哲學範圍的。我們可以說，當時的哲學家簡直氣焰萬丈，視心理學如附庸。但十九世紀的『新』心理學者却不願如此卑躬屈節了。他們宣告心理學獨立。自一八九〇年起，他們竟得了相當的成功，在大學裏創設心理學系，專設心理

學講座。他們發行心理學刊物，組織心理學會。他們並不鄙視哲學，只認定心理學雖然幼稚，但足夠追隨其他科學之後，脫離母懷，自圖發展。心理學為發展自己的方法計，為規定自己的關係計，為擬定自己的概念計，為研究哲學家認為無關緊要而實際上或能使吾人格外瞭解人性的問題計，需要獨立，需要自主。

以上所言，只述到十九世紀末葉的心理學者的工作，尙未及其理論。當他們試督心理學擬定範圍規定定義時，他們的結論多半是認心理學為研究意識的科學。詹姆士在他的原理裏開宗明義說：『心理學是研究精神生活的科學，研究精神生活的現象及其條件。現象便是我們所謂情感、欲望、認識、思考、判斷，等等的東西。』（註一）馮德在一八九二年說：『心理學必須研究我們所謂內在的經驗——即我們自己的感覺、情感、思想及意志——而不研究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外在的經驗。』（註二）至於意識的意義，大家却不能一致。有時有人認意識為一種內在的世界，與外在的自然界迥然不同。有時因為任何科學的材料都是由觀察者求得的，最初都是觀察者自己的意識的經驗，有人便說心理學所研究的材料與別種科學一樣，惟心理學利用材料研究意識本身，非研究觀察者所意識的對象。但，不論如何，當時的心理學總是以意識為界說，總是視個人為經驗者。心理學在這個限度之內，研究的方法便不得不以內省法為主，以個人報告自己的意識的經驗為主。馮德說，實驗室的計劃決非有意拋棄內省，乃供給設備，力求內省精確細密。

但在實驗室內，心理學却不甘受此種形式定義的限制。在實驗室內的受試者不是時時視爲經驗者，往往也視爲行動者。所研究的問題，或爲受試者反應的速度如何，或爲受試者知覺的準確如何，或爲受試者回憶的數量如何；受試者無須報告他的經驗，他只做他的工作。他作工的情況，由主試者觀察。復次，在情感及情緒的研究上，主試者通常都用儀器記錄受試者的呼吸或脈搏。從理論上說，這種客觀法只能間接發現情感及其他意識的經驗之原委；但就研究的結果言之，這種觀察法却以觀察動作爲旨趣。倘若受試者報告他的偶然的內省，便算作說明動作的旁證，不可以認爲說明經驗的證據。所以心理學確定其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並非受命於理論和形式定義，乃自由探討自己的田園。

綜合以上所言，約自一八九〇年到一九〇〇年的心理學者，是一班思想急進的人，人數雖少，但新加入的青年日見其多，對於新興的實驗及測驗方法懷有很大的希望，年年發現新的田園，既研究常態的成人，又開始研究兒童、動物及變態的人們，四面八方與別種科學保持親近的關係，而有意脫離哲學的羈縛，以謀獨立自主。一九〇〇年心理學者，在理論上是以意識的科學爲心理學的界說，但在實際上既研究經驗也研究動作。他們在理論上主張以化學爲典型，建設分析心理學，承認感覺、意象及情感爲原素，思想及情緒爲原素集合而成的化合物；但在實際上却時常拋棄這種理論。不管。他們在理論上多半是聯合心理

學者，但在實際上却非武斷爲之；其實聯合派的心理學此時已成明日黃花了。他們在理論上都擁護生理心理學；但在實際上却只對大腦鞠一個九十度的躬，然後置之不理，因爲大腦變化當時仍舊過於模糊，不能使人明瞭心理歷程的究竟。

二十世紀的新心理學

以上所述爲一九〇〇年心理學的狀況，現代心理學便是反抗這種狀況而起的思潮。我們或者要追問一九〇〇年心理學爲何引起如此之多而激烈的反動。一九〇〇年心理學，基礎不十分穩固，系統不十分嚴整，因而不能攝引或籠絡青年心理學者的思想。它也有許多方面不完備，不合科學方法的標準；不特如此，而且它的理論與實施不十分合拍。但我們研究心理學的人勢必承認問題不在它能否持久，乃在它有無招人攻擊的地方。凡從事於心理研究的青年，都想藉抨擊舊說以成名。倘若他墨守陳規，便無人問。他吹毛求疵，疵愈大，他愈高興。所以二十世紀初葉一般思想活潑的青年心理學者，東裏尋短，西裏求疵，可憐十九世紀的心理學竟被這般好學青年抨擊得體無完膚。同時繼起的學派，意見又極不一致，結果使現代心理學界議論龐雜，頓呈無主狀態。

諸位對於現代心理學的派別，都知道一二。例如行爲派（behaviorism），人人皆知其爲一種急進的學術。倘若我請問各位何謂行爲派的心理學，行爲派如何反抗一九〇〇年的傳統思想，我可以得到種種不同的答案。其實，要明瞭行爲派的真性質，是件引人入勝但非輕而易舉的事。諸位或者衆口一詞的說，行爲派的心理學者竭力反對心理學爲意識的科學，竭力反對內省爲研究人性的方法，按諸事實，的確是如此。

但別派的心理學者，尤其是精神病學者，其思想背景及見地與行爲派的心理學者迥不相同，但對於行爲派的心理學者反抗意識及內省却深表同意，他們斬然截然不認意識的研究爲心理學所盡有的能事。凡與變態的人們接近的心理學者，甚至在一九〇〇年以前，便認定心理學最大的範圍乃在無意識（the unconscious）。這便是現在家喻戶曉的心理分析派（the school of psychoanalysis）的由來。人對於心理分析派的心理學，大概都有一種印象，大概都知道它是研究無意識的『情結』（complexes）及性欲心理的科學，但此外大家的印象大概不會完全相同了。

行爲派和心理分析派雖然已成爲通俗的名詞，雖然都自稱爲現代的『新心理學』，但此外還有心理學者認爲同樣重要的學派。目的派（purposivism）便是其中之一；目的派的起因雖然不在治療變態

而在創造一種基本的社會心理學，但與心理分析派却非完全相異。你要顧名思義，便知道此派心理學着重目的及努力達到目的的活動。它所反抗的是十九世紀的唯理主義。它對於內省法及行為派的過分簡單的學術能否明瞭人類行為的原委，曾經提出疑問，現在依舊懷疑。

以上三派都否認心理學根本為研究意識的科學，雖然各派否認的用意有不同。心理分析派重視無意識，目的派認為意識只是心理學內容的一部份，行為派要根本將意識拋棄於心理學之外。但我們却不要設想意識心理學者箝口無言，任憑他人處分。他們反駁的地方很多，他們重行釐訂內省法，重行整理自己的見解。結果，從內省心理學裏面產生了一種新學派——至少一部份是新的——叫作寫實派（*empiricism*）。寫實派除堅持精確的內省外，並宣言新舊各派心理學都不夠實在或實事求是，以嚮導心理學達到物理化學等先進科學的境地，心理分析派，目的派，行為派，都求心理學的實用，為人類謀福利；一定有人認為心理學應該為人類謀福利，但這是科學進展的途徑嗎？物理化學如何發達至於此極呢？以理化為根據的工程學如何得能駕馭自然力呢？並非專憑計較人類的福利，乃依賴為學問求學問的科學精神。你打開一本物理學的書，你不要想尋着一章論小車，一章論吸水機，一章論無線電，雖然這種實用的東西可以引為說明基本原理的例證。倘若心理學忘却它的小車吸水機，拋棄實用問題，專注意基本事實的探

討，總有一日除去皮毛，發現精華，其驚天動地將不亞於電學或X光線。這便是寫實派的期望。

我已列舉了現代心理學的四大派，以備此後作一詳細的討論。第五派是新近產生的，近來也頗為大衆所注目，惟其名稱不十分容易明瞭。這派便是發源於德國的格式塔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有時也稱為完形派（*configurationism*）。完形派雖然與他派一樣重要，將來也許執心理學之牛耳，但我恐怕不能三言兩語給你一個明白的印象。我似乎只能這樣說，完形派是因反抗十九世紀的心理化學而起的思潮。格式塔心理學者大聲疾呼心理化學的企圖是畫餅充飢的玩藝。他們信任分析經驗或行動為單純原素，永不能促進心理學的進展。我們必須把經驗或行動看作整個完形，就其原有背景而研究之，不應分析經驗或行動為任何原素。內省派和行為派，由完形派看來，都是仍舊在十九世紀聯合心理學的圈套中作無希望的掙扎。

現代心理學的派別，既複雜如此，便難有殊途同歸的希望，但說來十分奇怪，現代心理學者依然集合討論心理學的問題，依然彼此尊敬。心理學並未四分五裂，且比以往格外統一。這種紛亂中的統一，我們將要詳細指明。心理學者彼此尊敬，對於心理學繼續進展，都一致表示熱烈的期望。有幾派偏於心理學之科學化，有幾派偏於心理學之實用化。心理學固然要成為科學的，但也應注意實用，現代心理學者都是如此。